

万八嫂

张英英／著

苦涩的生活

甜美的爱情

人气作家全力打造另类的情与爱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万八嫂

张英英 著

苦涩的生活

甜美的爱情

人气作家全力打造另类的情与爱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八嫂 / 张英英著. —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
2014. 8

ISBN 978 - 7 - 5402 - 3600 - 7

I. ①万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140 号

万八嫂

WAN BA SAO

作 者 张英英

责任编辑 申 妙

责任校对 林香云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(100054)

网 址 <http://www.bjyspress.com>

微 博 <http://e.weibo.com/u/2526206071>

电 话 010—63555979

传 真 010—63587071
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6.00 元

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美少妇午夜失踪 / 1
- 第二章 旧相识冤家路窄 / 16
- 第三章 岁月易人事沧桑 / 31
- 第四章 俏媳妇为夫所累 / 47
- 第五章 圆夫梦婆媳结怨 / 64
- 第六章 临别离望子求女 / 80
- 第七章 得娇女春风迟度 / 96
- 第八章 守承诺举步惊心 / 113
- 第九章 风言起有口难辩 / 129
- 第十章 担重债身心交瘁 / 146
- 第十一章 频出招为友解困 / 163
- 第十二章 共患难真心尽显 / 180
- 第十三章 逼无奈金凤出巢 / 196
- 第十四章 为还债离家别女 / 212
- 第十五章 一不慎千古成恨 / 228
- 第十六章 上绝路天悯红颜 / 245

第一章

美少妇午夜失踪

1

叶吟秋失踪了，整整两天了，音讯全无。

裘枝义团团转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叶吟秋的离开，本是司空见惯的事，但这一次，隐隐约约地，裘枝义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明白，叶吟秋虽然貌美如花，但对自己这份职业却情有独钟。无论是事业心，还是责任心，或是教育教学能力，在这德成小学里，她是有口皆碑的。她每次离开，不管时间长短，对裘枝义，特别是对她的女儿都有所交代，而且在上课前一天，她一定会赶回学校，就是十万火急的事，也会给自己打个电话。都这么多年了，她从没误过一节课。她爱她的女儿，胜过她自己的生命，就是她将学校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清楚楚了，但在外头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手上多忙，只要家里的女儿给她发个信息，哪怕是别人代发，她也会赶回来。可这次，该用的招全部用上了，就是不见叶吟秋回信。

她怎么了？

眼看又一天过去了。这些天，叶吟秋班里的课，一直让人顶着。从前，叶吟秋有急事外出，她的课，都是裘枝义上，但这次事态严重，上自己班的课都很勉强，叶吟秋的课，他根本就上不下去。他四处奔走打听，但一次次都失望地回来。

万般无奈，裘枝义去找校长，想从校长这找点儿消息，但刚到校长办公室门口，校长劈头便问：“枝义，吟秋呢？”

“校长，你弄错了。”

“咋了？”校长惊奇地问。

裘枝义说：“我到这里，就是想打听她，你怎么反问起我来？”

“我不问你，”校长说，“那我问谁？”

“校长，你又来了，”裘枝义说，“吟秋是你的部下，她的去向，校长你不懂，那谁懂？”

“当然是裘枝义你喽！”校长说，“干公事，吟秋去向可以问我，可她出去是私事。你说，她的私事，还有你裘枝义不懂的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看看，枝义，连女儿她都可以托付给你。你说，她你对的信任，一般吗？”

“咳！校长，你们这些人伙着，在欺负人。”嘴巴一鼓，裘枝义可怜巴巴地说。

“哦？真有这回事？在这德成小学，还有谁敢欺负你裘枝义？”校长说，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还说没有！”裘枝义说，“所有的人见到我，咋都向我要吟秋！”

“是不是，”校长说，“我没冤你吧？”

“冤倒是没有，”裘枝义说，“要是知道吟秋在哪，这饭咽不下，觉睡不好，我用得着吗？”

“这我不懂，”校长说，“我只知道，吟秋工作不好，拿我是问；可生活不好，我找你的麻烦，说明你关心不够！现在吟秋去向不明，但无故离岗，吟秋她绝不是这样的人。所以，你上完课，不，下午再找不到，你的课，就让别人去上，你专门找吟秋。一有下落，记住，马上告诉我！”

离开校长，裘枝义又给叶吟秋拨了几次手机，一直不通；改发短信，一连十条，也不见回复。

究竟咋了？手机不通，或者被盗，或者偶尔损坏，倒不是没有可能，可女儿孤身一人在家，班里的学生几天不上课，凭她的个性，会搁得下吗？即使没有手机，找个公共电话，给女儿一句安慰话，给领导一个告知，都是举手之劳的事，她那么细心的人，会疏忽吗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就像一团阴霾罩住裘枝义的心。现在，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认定，叶吟秋“失踪”了，但裘枝义一直不敢这么想，他一直在努力寻找，以至于事情都两天了，他也不愿将这事告诉她家里的人。裘枝义绞尽脑汁，将与叶吟秋有关的人，一一进行筛选，但证实的证实，排除的排除，竟无一个目标能让自己看到希望。最后，裘枝义的心眼，不得不聚焦在她的债务上。裘枝义知道，她的债务，共有三笔：最大的一笔，据她说已经摆平了，剩下的两笔，数目小些，也还得差不多了。但凭着叶吟秋的为人，她欠人家的债，一定也会有个交代。从前还这两笔小债，都是经自己的手。要交代债务，越过自己，直接去找债主，一般她不会。但这两个债主，对



叶吟秋的行踪，一向拿得十分准。人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叶吟秋的“失踪”，他们两个人不会听不到，为何到现在，还不见他们的动静？

于是，裘枝义拿起手机，拨通两个人的电话：一个是男的，叫朱达理；一个是女的，叫杨佩佩。这两个人，都是叶吟秋的债主。他们约定，一个钟头后，在朱达理的便餐店里见面。

“有吟秋的消息吗？”一见面，裘枝义便迫不及待地问。

两个人相互一瞧后，便摇摇头。杨佩佩惊慌地说：“这么说，叶老师她，真的失踪了？”

“你们咋知道的？”裘枝义说。

杨佩佩说：“外头听的。给你打过几次电话，都是忙音，到过学校几次，都没有找到。刚才，我们正约着，想再到你学校去，恰好你来电话了。”

“走！”四下瞧瞧，朱达理便说，“这里人杂，我们上二楼。”

这家便餐店虽在街中心，但规模并不大。上下只有两层。楼下十来张桌子，摆在大厅里。楼上是包厢，也有十来个。学校里的老师，特别是语文组，他们有小聚会，常上这儿来。裘枝义每次上这，队伍里的人，一定有叶吟秋。他们又都是老板的朋友，店里的伙计都认得他们。

上了二楼，进入包厢，店里的女伙计上了茶水就退了出去。

“裘老师，”三个人刚一坐定，朱达理便说，“真的？叶老师失踪了？”

裘枝义说：“至少到现在，还没有她的音讯。”

杨佩佩一下子从座椅上蹦了起来，拉下脸说：“怎么会闹这样的事？你们！”

“谁知道！”

“什么！你不知道？”杨佩佩凶巴巴地质问道，“要是你不知道，那还有谁知道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知道？”裘枝义双手抱胸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我是她什么人？是她的爹，是她的娘，是她的兄弟，还是她的丈夫？她上哪儿，脚长在她的身上，想去哪，就去哪，凭什么，她一定要告诉我？我以前帮过你们，现在来找你们，是想继续帮助你们，这是出于良心。不然，她欠她的债，你找你的钱，关我什么事？告诉你，要再这么说话，你们就别再找我了！”

杨佩佩无言以对。

朱达理扯了扯杨佩佩的衣角，让她在座椅上重新坐下来后说：“佩佩，你又来了！裘老师他一心一意在帮我们，你拿这话伤人家，这咋行！”

杨佩佩想了想，那张圆脸上立即堆起笑脸，她说：“裘老师，你知道，我这人脾气火急火燎的，撞上事，不会转。我刚才的话，就当我放屁！裘老师你千万别较真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嘴一鼓，裘枝义接着说，“你们想想，我跟你们无亲无故，

现在，我将吟秋失踪的事第一时间告诉你们，还找上门来商量。本来，你们得感谢我才对！”

“那是当然！那是当然！”杨佩佩频频点头说，“裘老师，你放心，我的钱全部要回来时，我请客，就在这里。”

“不！”杨佩佩刚说完，朱达理便接着说，“我们拿回钱，请你吃大餐，上‘天道’。你想吃什么，尽管点。”

“对对对！”杨佩佩连连附和，她还想往下说，却让裘枝义打断了，他说：“这些事，等以后再说。现在，我问你，佩佩，这些日子，你有没有瞒着我逼过吟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也没有找过她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杨佩佩说，“裘老师，你要相信我们，自上次你跟我们谈过后，我们两个人，谁也没有找过她，连电话也没有打。要是我们想找她，也会先跟你商量。这钱，是我的命根，就是借了天胆，佩佩我也不敢胡来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裘枝义说，“你们俩，真的没找过她？”

“真的！绝对的！”眼瞧着杨佩佩，朱达理说。

杨佩佩会意，便说：“我对天发誓：这几天，我们要是逼过她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“但是，你们没找过她，那个宰老板，他会找吗？”

裘枝义知道，叶吟秋同洪总签过协议后，宰老板的债务就了结了。这个宰老板，跟洪总是同学，现在，洪总出了事，谁能保证，他们不会伙着打算吟秋？于是，裘枝义就想借眼前这两个老板的手，从宰老板那儿打听有关叶吟秋的事。

“应该不会。”果然，杨佩佩说，“从前，我们找叶老师，他都知道。现在，他要是找叶老师，应该也会告诉我们。”

“听说，这个宰老板借给吟秋的钱，比你们多得多，会不会，他们暗中留有一手？”裘枝义故意这么说。

“很难说。”朱达理说，“人家都说他滑，这个人不地道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老朱！”杨佩佩急了。

看了裘枝义一眼，朱达理说：“裘老师，你喝的墨水多。你就再帮我们拿个主意吧！”

“真的，你们这么相信我？”

“真的！”两个人说，几乎异口同声。

“这么说，我教你们怎么干，你们会照办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从座椅上站了起来，双手抱胸，在房里踱了一圈，裘枝义才说：“那好，你



们听着。”

于是，对着两个人，裘枝义开始面授机宜。

2

又一场热浪来袭，天蒸地烤，在路上的人们，骑车的，走路的，全都撑伞戴帽，就是趴在地上的狗，也都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在那儿静静地趴着。

“佩佩，”在路上，两个人正走着，朱达理忽然说，“这个叶吟秋，要是真的出事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杨佩佩说，“你都看到了，她长得那么漂亮，又有工作，怎么会出事？”

“很难说，”朱达理说，“不知怎么，这一次，我的心老咯噔咯噔地跳，像是要蹦出来。”

“那是你神经病。”杨佩佩毫不留情，待会儿，她又补充说，“你瞧她，面如皓月，貌似观音。那脸蛋，是大富大贵的相。说真的，要不是她死心眼，为刘家那小子守着，我相信，她现在绝对是个富婆。”

“这也难说，”朱达理说，“不是有一句话，叫红颜薄命。”

“呸！呸！”不等朱达理往下讲，杨佩佩便抢过话题，“她是天上的仙女，她咋薄命？乌鸦嘴！”

两个人正谈着，不觉到了一家宾馆前。

这家宾馆共有六层楼，虽然说这里是小地方，但镇的规划却十分大，在四周落地的，除了商品房，还有一批工业项目，这宾馆的位置，又处在镇中心地段，平时，宾馆里的生意，无论是餐饮，还是住宿，都十分红火。

这家宾馆的老板，就是宰千道。他在这个安得镇土生土长。那年，市里有个大工程项目在这里上马，要征用他家的住房，新旧房屋一并拆迁。从他的哥们那儿，他很早就得到这个内部信息。他连忙组织抢盖，在拆迁赔偿时，与政府展开拉锯战，经艰难的攻守过招，他得到了两百多万元的赔偿，还要了这块宝地，盖了这座大楼，开起了这家宾馆。那次拆迁，他赚大了。他的哥儿们，常在他面前夸他，他便以此为荣，他说：

“你们忘了，我姓啥？”

“哦——”他们的哥们恍然大悟，“对呀！你和这宰姓，再般配不过了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公家反正有钱，肥得发油，不宰白不宰。”宰千道说。

“兄弟，你这举刀的姓，可不能乱宰呀！”

“那是一定的，”宰千道说，“我这把刀，从不宰弟兄们的。”

就因为那次拆迁，他成了“老宰”，开了宾馆后，人们便改了，都叫他“宰老板”，而他的真名宰千道，到后来，竟没有几个人能叫得出来。

一到吧台前，朱达理便问：“小姐，你们的宰老板呢？”

“什么事，”吧台里有两个小姐，其中一个小姐说，“是订餐，还是订房？”

“都不是，”朱达理说，“我们找他，是有点儿急事。”

“那你打他的手机。”

“打了！”朱达理说，“一直无人接听。”

“那我就不晓得了。”

小姐刚说完，身旁的杨佩佩不耐烦了，她说：“咋搞的，这老宰，连手机都不接，像个做生意的人吗？”

另一个小姐，紧挨着这个小姐坐着，听了杨佩佩的话便断定：来人跟宰老板肯定有瓜葛，不是里亲，也是外戚，而且那辈分，绝对比宰老板大，于是，她便从座上站了起来，笑着脸说：“阿姨，你别急，宰老板他在六楼。我们在这儿值班，你们自己上去吧！”

“他待上面干吗？”杨佩佩说，“不是干见不得人的事吧？”

“我们宰老板是个好人，他咋会！”

“他不会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杨佩佩眼一眨，板着脸说：“明明在六楼，不干坏事，那你们用得着这么骗人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阿姨！”

两位小姐连连道歉，杨佩佩还想开口，朱达理在她的衣襟边拉了拉，说：“正事要紧！”

俩人径上六楼，可刚到楼梯口，迎面来了个小姐，拦住他们说：“请问两位，你们找谁？”

“找老宰！”杨佩佩说，“他在哪？”

“你们找宰老板有事？”

“废话！”瞧了小姐一眼，杨佩佩说，“没事找他干吗？吃饱撑的！带我去。”

刚才耍了一阵威风，尝到了甜头，杨佩佩故技重演。这架势，果然吓着了小姐，她连忙哈腰道：“阿姨，你别急，你们跟我来。”

到了一个房间前，门是双开的，但紧紧地闭着，杨佩佩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会议厅。

“老板！老板！”敲敲门，那个小姐喊道。

没有回应。那个小姐又敲了敲门，说：“老板，外头有人找！”



过了好一阵子，门才“呀”的一声，开了一条缝。

杨佩佩好奇，往里头窥视，发现里头有两个人，他们坐在椅子上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。杨佩佩侧头一看，电视里有一个女的，光着上身，正在脱裤衩子。杨佩佩瞪大眼，正想细瞧，但宰千道出来了，他见是杨佩佩他们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关上门，走了出来。他说：“你们咋上来的？”

听了宰千道的话，杨佩佩很不高兴：“腿长在我身上，我上来，不是走上来的，难道是你宰老板用轿子抬上来的？”

宰千道知道，在安得镇，这杨佩佩是个小鬼，难缠的角，惹了她，她会要死要活，会黏上你，让你十分难堪。平日里，偶有言语冲撞，人家也总是哄着，打发她走。现在，他见杨佩佩生气了，便笑着问：“佩佩姐，找我啥事？”

“还啥事！”杨佩佩说，“大事不好了。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咋了！”杨佩佩说，“叶吟秋，她失踪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宰千道说。

“咋不会！”朱达理说，“都好几天了，没见着她的影。学校里的人，到处在找。”

沉吟片刻，宰千道说：“这件事，谁告诉你们的？”

“裘枝义！”

“别听他，”宰千道说，“他又在吓唬你们。”

“不对！”朱达理不无忧虑地说，“我打听过了，她几天都没有上课了。校长，还有她的女儿，天天打电话，都是不通。”

待了会儿，宰千道自语道：“这没有道理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朱达理问。

宰千道说：“你们想想，要失踪，她早该失踪了，这些年，她都熬过来了。现在的她，在身边，有情人疼她爱她；在学校里，有领导同事捧她敬她；在家里，有女儿缠她黏她……你们说，这么美好的世界，她舍得搁下吗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杨佩佩说，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的心倒是踏实了几分。”

“可不知咋的，”朱达理说，“我的心倒是很不踏实。”

宰千道说：“那你的心，一定有问题。”

“但是，”朱达理说，“人说，有备才能无患，能不能借这件事，我们做个假设，如果她真的出事了，我们咋办？”

“对呀！”杨佩佩说，“老宰，这也在理，假如真的这样，我们咋办？”

“什么咋办！”宰千道说，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“不对呀，老宰！”杨佩佩说：“你咋这么轻松？莫非，她不再欠你的钱了？”

“即使是这样，那也没办法。”宰千道没有直接回答，他将话题掉开后，连忙

下了逐客令，“好了，我还有急事，要是真的出事，到时我们再商量。”

杨佩佩脸一沉，正欲开口，朱达理牵牵她的衣袖，抢先说：“那好，宰老板，这么大的数，你都不在乎了，那我们担心啥？”

出了天道宾馆，两个人刚走不远，杨佩佩便扭转头，朝宾馆方向，“啐啐啐”连吐三口唾。

“不对呀！”朱达理忽然说，“佩佩，我们都是放钱的。以前撞上这类事，都是老宰他主动搭我们，这一次，我们都找上门了，他咋若无其事，对我们爱理不理的，这里头，莫非有什么蹊跷？”

“对呀！”杨佩佩说，“今天这事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。不！我得回头去问问他！”

“这不好！”朱达理说，“找他没用。有的话，要是能说，他早就说了；要是不能说，我们再怎么问，也问不出道道。我看，我们还是回去找裘枝义。我们找宰千道，既然是他的意思。他一定有自己的用意。”

3

朱达理和杨佩佩双双上天道宾馆，这主意，确实是裘枝义出的。

那天，裘枝义一直在琢磨，自己虽然知道叶吟秋欠宰千道的债已了，但吟秋那次急急忙忙地赶到广东去，这里头，不会横生别的枝节吧？要是真的这样，这宰千道在安得镇耳目众多，叶吟秋的离校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要是叶吟秋没有摆平他，这么大的一笔债务，他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为了讨债，他曾组织过人冲击学校……

那一次，学校里一个老师的儿子偷渡出国，向他借了一笔债。偷渡的人因在外头水土不服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无法外出打工，因此，他的债，连利息都没有办法还，更不用说本钱了。于是，宰千道组织了一伙人，想进入学校找这个老师，但被门卫拦在门外，他们欲强行闯进，无奈门锁上了，那一伙人在外头，隔着门又踢又闹。裘枝义知道后，跟着校长到门口一看，见是宰千道，心里就知道了他的来意。

“宰老板，你要干吗？”佯作糊涂，裘枝义故意问道。

“哼！干吗。”宰千道气势汹汹，他说，“去，跟你没关系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叫他出来。”

“他在上课。”裘枝义知道，宰千道说的“他”指的是谁，便说，“你找他干吗？”



“让他还债。他欠我的，想赖！”

“那好，”裘枝义说，“你先离开，我一定转告。”

宰千道说：“不行！今天他非出来不可。”

“这咋行？”双掌往身前一摊，裘枝义说，“学校有学校的规矩，老师在上课，是不能擅离教室的。”

“什么屁规矩！我不懂。”宰千道说，“我只知道，欠债还钱，这是祖宗的规矩。今天，他要不出来给我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！”

“宰老板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”裘枝义说，“瞧你宰老板，在这安得镇，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，你这么一来，不成了无赖了？要传开来，可损了你的名声呢！”

“放屁！”宰千道说，“我找我的钱，我损什么呀？告诉你，裘枝义，我看你还是少管闲事，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撕你的嘴！”

“这可不行。宰老板，”裘枝义说，“我们当老师的，全凭一张嘴，嘴是我们的饭碗，跟你宰老板商量一下，裘某人我，日后有得罪处，求宰老板你，开打时，打啥地方都行，就是不能打嘴巴！行吗？”

“你放心，”宰千道横眉竖眼，他说，“日后，你要都这么多管闲事，这机会，肯定会有。”

“宰老板，”裘枝义笑咪咪地说，“这事，我们以后再商定。今天，我看，你还是先离开，马上要放学了。”

宰千道说：“他要是不出来，就是放学，我们也不走！”

“那我们只能叫‘110’啦！”

“别拿‘110’吓唬我们，”宰千道冷笑一声，“我宰千道要追的，是自己的钱，我又不犯法。我怕什么呀。只要他不还我的钱，我们就天天这么闹！‘110’来了正好！”

宰千道话音刚落，警笛声蓦地响起来，不知是谁已报了警。

宰千道愤愤不平，他让“110”带走了，临上车时，他回头对裘枝义说：“裘枝义，你记着，其他的人我不管，但你得当心点。”

果然，刚过一天，在送学的路上，裘枝义就让拦住了。

“裘枝义，”宰千道带着几个人，全是他的哥们，一到裘枝义面前，他便说，“在学校的狗窝里，有‘110’给你撑腰。现在，我要让你看看，你那张臭嘴，还那么张狂不！”

裘枝义不慌不忙，他说：“宰老板，你忘了，昨天我就说过，我这张嘴可是我的饭碗，是无价之宝。你宰家再有钱，要将我的饭碗砸了，到时候，你想赔，恐怕也赔不起呀！”

“那好，今天，我手正痒着。现在，我正想试试，你这破嘴，是元宝还是泥

巴。给我上!”

宰千道带来的人马，刚将裘枝义围住，忽然间，从后头上来一个人，大喝一声：“给我住手!”

宰千道回头一瞧，立即挥挥手，示意他的手下撤回原地。

“宰老板，你要干吗?”那个人来到宰千道面前，威严地说。

“没有干吗，只想找一个说法。”

宰千道刚说完，那个人便说：“宰老板，我问你，面前这个裘老师，他欠你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打过你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骗过你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没欠你，没打过你，没骗过你，那你找什么说法?告诉你，面前这个人，他不仅是我孩子的老师，还是我爱人的亲戚。这么好一个老师，你不去尊重他，还欺负他。你算是个人吗?宰千道，丑话说在前头，日后这裘老师，要是受到伤害，哪怕是丁点儿，我拿你是问。”

站在面前的，是市刑警大队队长，宰千道再狠，眼前这个人，自然也不敢轻易得罪。

人说不打不相识，打这件事后，那个宰千道，不仅再也没找裘枝义寻事，就是路上撞到，还客气地打一声招呼，就是后来找叶吟秋，也是客客气气地协商。但这个人到底有城府，后面经他设计周旋，竟让他捞着了。叶吟秋进广东，是他牵的头，现在她失踪了，真的跟他没瓜葛?裘枝义的心头，一直打问号。因此，宰千道那儿的动静，非探不可，即使自己不便亲自去，也要让别人去。刚好，那天见到杨佩佩他们找上自己，于是，裘枝义顺水推舟，向他们面授机宜，让他们跑一趟，去探探虚实。两个人回来后，将见面的情景一说开，裘枝义就开始琢磨：宰千道能这么平静，这个中缘故，不外乎两个：一是宰千道的债，真的已经清了，反正钱到手了，他稳坐钓鱼台；二是洪总出事，原来的协议生变，叶吟秋被他们控制，所以听到叶吟秋失踪，他丝毫不意外。但是，裘枝义最希望出现的结果，是后者；要是这样，至少可以说，到现在，叶吟秋她还活得好好的。

裘枝义将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，杨佩佩便急了。她说：“裘老师，那我们咋办?”

“你别急，”裘枝义说，“这只是我的猜测，是不是真的，有待证实。”

“能证实吗?”朱达理忧虑地说。

“有可能，”裘枝义说，“也不可能。”



“这咋说?”

“看你们!”

“看我们?”朱达理听了,好生惊诧。

“是看你们。”裘枝义说,“是看你们能拿出啥主意。”

“拿主意?”朱达理越发惊奇了,他说,“裘老师,这些日子,在处理叶老师这件事上,我们的主意,可全是你拿的呀!”

“这是从前,”裘枝义故意说,“可现在,叶老师她已经失踪了。”

“什么!”脸一沉,咬着牙关,杨佩佩说,“这么早,你就撒手不管了?”

“佩佩,”拉拉杨佩佩的衣袖,朱达理说,“你别急,你说,裘老师他会是这种人吗?”

裘枝义淡淡一笑。

朱达理说:“裘老师,咋个证实,好事做到底,你再帮我们拿出个主意吧!”

“这么说,”瞧了杨佩佩一眼,裘枝义说,“直到现在,你们还相信我?”

“相信!”

“继续听我的?”

“听!”拉了拉杨佩佩的衣袖,朱达理说,“百分百听。”

拉袖子的用意,杨佩佩当然明白,她待了一会才说:“只要能拿回我的钱,就是做狗做猫,我也一万个愿意。”

“那好!”点了点头,裘枝义说,“眼下最急的事,就是找到叶老师的下落。”

“咋找?”杨佩佩说。

“这由我来安排,你们听着!”

于是,当着他们的面,又一桩事,裘枝义交给了他们。

4

天依然闷热。阵阵热风,扑在人们身上,人就像在蒸气室里走动。

裘枝义的脸越发凝重了。

昨天,裘枝义设置了一些问题,让杨佩佩记住,带上朱达理,上刘家门,径找刘母。

“大婶呀!”一进刘家门,杨佩佩便说,“比起从前,你的精神可好多了。”

刘母的家,在镇中心,是自家盖的排房,共有三层,全是钢筋混凝土倒的。房屋规模不小,十多年前,其气派,在这安得镇是无人可及的,但现在已经过时,一些地方,也开始破旧,甚至不堪入目。

刚结婚时，叶吟秋就住在这里，后来才搬到学校去住。现在这里的房间，大多出租给外来的打工仔。

“你们——”见杨佩佩笑咪咪的，后面跟着朱达理，刘母很是惊讶。

“大婶，”杨佩佩说，“我今天来，首先是来赔礼的。”

“赔礼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向我？”刘母越发惊愕了。

“是的，”杨佩佩还是笑，“在找钱过程中，我们俩有冒犯你的地方，大婶，那都是过去，你是长辈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请多包涵。”

刘母还在呆愣，杨佩佩又说：“大婶，你看看，能不能先安排——”

“你别说了，”知道她下面要说啥，刘母立即打断杨佩佩的话，“我早就告诉你们，我没有借你的钱。上门喝茶我欢迎，但找债，你们甭找我！”

“但是，大婶，”朱达理说，“刘才山有电话回来，你可要帮我们说说，我们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刘母又打断了朱达理的话。她似乎有点儿不耐烦了，“我会的，每次电话回来，我都有说。”

朱达理说：“大婶，我们俩的钱数目少，在电话里，跟才山说，我们要先还。我们拿到钱，会上天坪峰，在菩萨面前烧香跪求，保佑你晚年幸福，健康长寿。”

“那好，”刘母还是那样，不冷不热的，“下一次，才山要是电话回来，我一定再说。”

“大婶，”朱达理说，“你千万记住，假如才山寄钱回来，我们的钱，你一定要先安排还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但是，大婶，”杨佩佩说，“我们听说，老宰那一头，都拿到了钱。你们这么搞是欺软怕硬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，”刘母说，“我儿子的底细，我最清楚。最近，他根本没有寄钱回来，哪会有还债这回事？”

“我就想了，”杨佩佩说，“有钱不还给人家，只有断子绝孙的人才干得出来的。还好，你刘家不是这样的人家。”

刘母听了这话，立即板起脸，但有后面一句话，她又发不出火，只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朱达理忙说：“大婶，你的话，我们百分百相信。大婶，我知道你上了年纪，年轻人借的债，向你找，这实在没道理。不过——大婶，我们想跟你商量件事，既然这是我们同才山间的事，你能不能将他在国外的电话号码给我们？”

“没有！”看来刘母心头的火，还没有消去，她说，“他的电话，我手里根本



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杨佩佩说，“要是没有，那你母子间平时咋通话的？”

“都是他打回来的，”刘母冷冷地说，“他打回来不用钱。”

“大婶，”朱达理说，“听说，叶吟秋不见了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告诉你们，”一提起叶吟秋，刘母便火了，她悻悻地说，“少在我面前提起这个‘狐狸精’，她不是我刘家媳妇了，是生是死，你别问我。”

两个人上刘家试探的结果，全在裘枝义的意料中，他知道，叶吟秋不会再跟刘家有任何瓜葛，只是刘家曾是叶吟秋的家，多多少少，有点儿关系，外头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凭着刘母的交际圈子，她应该有所听闻，因此，他还是让杨佩佩和朱达理，上刘家门探探。

打发走杨佩佩和朱达理后，裘枝义骑了一辆单车，直奔“万八嫂”俱乐部，但是，在俱乐部里，胖姐动员了所有资源，整整忙了近两个钟头，叶吟秋依然没有下落。

于是，一回到学校，裘枝义就上叶吟秋的房间。房间里，只有邱凌煜和刘艾杉，邱凌煜在改作业，刘艾杉在做作业。

“裘叔叔，”见裘枝义进来，刘艾杉放下手里的作业，迎过来说，“找到我妈了吗？”

“正在找。”裘枝义说，“杉杉，你外公家的电话，你知道吗？”

想了想，刘艾杉说：“我找找。”

到了卧室，翻了一会，从一个抽屉里，刘艾杉找到一个本子，里头有她外公的电话。裘枝义将号码输好后，便对刘艾杉说：“杉杉，待会儿电话通了，你先将电话给叔叔。”

刘艾杉点点头。

裘枝义按下电话，一接通，刘艾杉接过手机，便说：

“喂——是外公吗？你等等，裘叔叔找你。”

从刘艾杉手里一接过手机，裘枝义便说：“伯父，最近几天，吟秋她，联系过你们吗？”

“没有，已经好久了。”

“那最后一次，是啥时候？”裘枝义说。

“有十多天了。怎么了？”听得出，对方很担心，他说，“吟秋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很好，”裘枝义说，“她学习去了。”

“裘老师，麻烦你，将电话给杉杉。”

裘枝义掩住话筒，边递给刘艾杉，边轻声地说：“杉杉，记住，待会儿外公要是问你‘你们好吗’，你要回答‘妈妈跟我都很好’。”

刘艾杉点点头，接过手机，叫了一声：“外公，我是杉杉。”